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 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酈歷異 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酈國徐廣曰今在圍縣案高陽屬陳留國縣高陽縣名也故

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酈國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酈案鄭氏為里監門吏酈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闔曰夫監門闔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酈國狗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酈國應劭曰握握急促之貌

云握握小節也好苛禮酈國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國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適音釋服虔沛公

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國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

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國溲所由反溲乃弔反亦如字溲卽溺義也 與人言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會國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國案樂彥云洗牀曰偃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國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

輒洗起攝衣國攝猶言歛著也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眾國案一作鳥合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國如清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環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國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

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國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 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

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國音劬 則分兵救之

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

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

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謂罪云云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

言不取

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巨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滎陽在鄭州滎陽縣四十

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皐之險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

如瀆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按壽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疆

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鄒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

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

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

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

船而下

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

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而不能授

禮記孟康曰刻斷無復廉也賈曰項羽吝於爵賞

魏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禮記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四國援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

四國北魏謂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

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

實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

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

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

酈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

屬子遂衍字嬰也

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

四國年表云卒子敞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

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

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國語案渠音詎陸漢書作遽字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國語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陸國案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珠之屬又案詩

傳天曰橐小曰囊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謂以實物裝裹以入囊也他送亦千金國語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竄為太中大夫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

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國語案趙氏秦姓也國語案韋昭云秦伯繁後與趙氏同出豈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國語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國語時音止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國語漢制一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

金直千貫

子曰與汝約

傳曰汝一作公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

數見不鮮

音物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舉

鮮如道云無久厭公爲也

厭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

深念深思之也

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揣音初委反

陸生曰足

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

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二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徐廣

曰務一作豫

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晝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

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盛

漢書音義曰言振籍甚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

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

中陸生竟以壽終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鄒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四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學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梁父侯史失名如清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

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列傳無此語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

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國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輿圖章昭云衣服曰稅稅當爲稅案說文稅贈終服也從音式芮反亦音遂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

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帝臣聞籍孺

輿圖按依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今總言閔籍孺誤也

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

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

太后大懼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

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僭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國如潛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國如潛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豈所以

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

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

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國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

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

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國案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

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瞑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

公吾高陽酒徒也國案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

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

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

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

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會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

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鄒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六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瀟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史記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 正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國語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國語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

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從攻安陽國語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縣西甫三十里按蓋橫陽也為楚臣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杠里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國語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有曲遇聚按鄆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鄆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

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國語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國語

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國語服虔曰待高帝於懷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通德侯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國語徐廣曰赦官之下益食邑屬淮陰國語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國語博泰山縣也應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爲齊相惠王劉肥相

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職

兵而守曰屯如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西曹州宛胸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

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

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

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巨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吳曰特

起兵者也說音悅留南音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案上音肥下音祥

在河北非曹參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